

□中国国家地理

A Moveable Feast

流动的盛宴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刘子超 译



Ernest Hemingway

旅行
文学
经典

Classic
Travel
Literature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插图典藏本

A
Moveable
Feast

流动的盛宴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刘子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的盛宴 /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刘子超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1

书名原文：A Moveable Feast

ISBN 978-7-5086-6832-1

I. ①流… II. ①欧… ②刘… III. ①海明威(Hemingway, Ernest 1899-1961)—回忆录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9326号

流动的盛宴

著 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 者：刘子超

策划推广：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书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40.5 字 数：120千字

版 次：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6832-1

定 价：4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前言

出于作者认为充分的理由，许多地点、人物、观感和印象在本书中并未提及。它们中有些是秘密，有些则尽人皆知，很多人写到过它们，而且无疑还会继续写到。

书中没有提到阿纳斯塔西体育场，那里拳击手兼作侍者，餐桌摆在树荫下，拳台就在花园中。也没有提到和拉里·盖恩斯^①一起训练的情况，以及在冬季马戏团那场打了二十回合的伟大拳赛。没有提到查理·斯威尼^②、比尔·伯德^③和迈克·斯特拉特^④这些好朋友，以及安德烈·马松^⑤和胡安·米罗^⑥。

书中没有写到我们去黑森林的旅行，也没有写到去巴黎近郊我们喜欢的森林进行的当日往返旅行。如果所有这些都能写进书里当然很好，但眼下我们只得付之阙如了。

如果读者愿意，也可以把这本书当作虚构作品。不过这样一本虚构作品还是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所写到的事实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

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古巴
1960年

① 拉里·盖恩斯（1900—1983）：海明威的友人，加拿大黑人重量级拳击手，曾获业余拳击赛冠军。海明威实际上在手稿中写了拉里·盖恩斯的故事，见附录《一家奇怪的拳击俱乐部》。（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编者注。）

② 查理·斯威尼：美国军人。1922年，海明威作为《多伦多星报》记者采访土耳其希腊战争时与查理·斯威尼结识，成为朋友。

③ 比尔·伯德（1888—1963）：美国记者，1920年代曾在巴黎创办小型出版社“三座山”，出版过庞德等人的作品。

④ 迈克·斯特拉特（1896—1987）：美国画家，曾为海明威等“迷惘的一代”作家画像。

⑤ 安德烈·马松（1896—1987）：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

⑥ 胡安·米罗（1893—1984）：西班牙现代派画家，与毕加索、达利并称。

• 目录 •

前言

- 001 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不错的咖啡馆
- 009 斯泰因小姐的教诲
- 025 “迷惘的一代”
- 037 莎士比亚书店
- 045 塞纳河畔的人们
- 055 虚假的春天
- 069 一项副业的终结
- 077 饥饿是很好的锻炼
- 091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魔鬼的门徒
- 103 一个新学派的诞生
- 113 和帕散在圆顶屋咖啡馆
- 123 埃兹拉·庞德和他的“才子”
- 133 一个颇为诡异的结局
- 139 一个带着死亡征兆的人
- 149 埃文·希普曼在丁香园咖啡馆
- 161 邪恶的化身
- 169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 205 鹰不与别人分享
215 一个尺寸长短的问题
223 巴黎永远没有终结

附录 1 巴黎素描

- 245 关于用第一人称写作
247 隐秘的乐趣
261 一家奇怪的拳击俱乐部
273 谎言的刺鼻气味
279 邦比先生的教育
287 司各特和他的巴黎司机
293 “引水鱼”和有钱人
305 Nada y Pues Nada

附录 2 文中的作家和艺术家

- 314 埃兹拉·庞德
315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316 T. S. 艾略特
317 詹姆斯·乔伊斯
318 格特鲁德·斯泰因
319 约翰·多斯·帕索斯
320 巴勃罗·毕加索
322 译后记

圣米歇尔广场上 一家不错的咖啡馆

那时常有坏天气。秋天一过，坏天气总会在一夜之间来临。夜里，我们不得不关上窗户，免得雨水溅进来。护墙广场（Place Contrescarpe）上的树叶被冷风吹得七零八落，树叶浸泡在雨里，而风驱赶着雨水，打在停靠在终点站的绿色巴士上。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满为患，窗玻璃被热气和烟雾弄得一片迷离。这是一家可怜的咖啡馆，经营不善，里面聚集着附近的酒鬼。我不怎么去那里，因为室内总是弥漫着人体的臭味和酒鬼身上的酸味。常去的男男女女总是一副醉态，或者说，只要他们有钱买酒就会喝得醉醺醺。他们通常买葡萄酒，一买就是半升或一升。尽管有许多名字古怪的开胃酒广告，但这些人大都喝不起，最多是先喝一点儿垫个底，再痛饮葡萄酒买醉。喝醉的女人叫 poivrottes，意为“女酒鬼”。

穆费塔大街（Rue Mouffetard）是一条通向护墙广场的市场街，出奇的狭窄、拥挤，而业余爱好者咖啡馆就是这条大街上的“阴沟”。街上老旧公寓的每一层楼梯旁都有一个蹲式厕所，蹲坑两侧各有一个鞋形的水泥踏脚，以防如厕者滑倒。粪水排入阴沟，夜里由马拉的粪车抽走。夏天开着窗子时，我们能听到抽粪的声音，还能闻到阵阵臭气。那些粪车被漆成褐色和橘黄色，在勒穆瓦纳主教街（Rue Cardinal Lemoine）抽粪时，月光照在马车轮上圆筒形的粪罐上，看上去好像布拉克^①的油画。然而没人为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抽粪。咖啡馆发黄的布告上写着公共场合严禁酗酒的条款和处罚，但无人理睬，就像那些总是光顾这里、又脏又臭的客人一样。

这座城市所有的悲伤都随着冬季最初的几场冷雨骤然而至。走在街上，再也看不到白房子高高的屋顶，看到的只有黑色潮湿的街道，关了门的店铺、卖香料的小贩、文具店和报亭、助产士——二流的——以及一家旅馆。诗人魏尔伦^②是在那家旅馆去世的，而我在顶层的一个房间里有个工作室。

到顶层要爬六层还是八层楼。屋里很冷，我得买一捆小树枝和三捆扎好的半支铅笔长的松木棍儿，用来从小树枝

① 乔治·布拉克（1882—1963）：法国立体派画家。

② 保罗·魏尔伦（1844—1896）：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



从苏弗洛大街 (Rue Soufflot) 看先贤祠 (Panthéon)

上取火。此外，还要再买一大捆半干的硬木生火，这样才能使房间暖和起来。我知道买这些要花多少钱。所以我走到对面街上，抬头看雨中的屋顶，看是否有烟囱在冒烟，看烟是怎么冒的。没有烟，我就想到烟囱是冷的，不通风，房间里可能烟雾弥漫，柴火白白浪费，钞票付之东流。我冒着雨继续往前走。我走过亨利四世中学，走过古老的圣艾蒂安 - 迪蒙教堂（St. Étienne-du-Mont），走过寒风凛凛的先贤祠（Place du Panthéon），然后从右边拐进去避雨，最后从圣米歇尔大街（Boulevard St-Michel）的背风一侧出来，继续走过克吕尼教堂（Cluny）和圣日耳曼大街（Boulevard St-Germain），一直走到圣米歇尔广场（Place St. Michel）上一家我认为不错的咖啡馆。

这是一家舒适的咖啡馆，温暖、干净、气氛友好。我把旧雨衣晾在衣帽架上，把那顶栉风沐雨的旧毡帽挂在长凳上方的架子上，然后叫上一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咖啡，我从外套口袋里拿出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开始写作。那天我写的是发生在密歇根北部的故事，那天外面刮着凄冷的大风，和故事里的天气一模一样。无论是童年、少年还是青年时期，我都经历过这样的暮秋天气，而在一个地方写这种天气可能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更好。我想，这就是所谓的“自我移植”吧。不论对人还是对别的正在生长的东西，这都是必要的。小说里，小伙子们

正在喝酒，这也让我口渴起来，于是我点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酒适合在冷天里喝。我继续写作，感觉很好，而这杯上好的马提尼克朗姆酒让我的身心都暖和起来。

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坐在一张靠窗的桌边。她非常漂亮，清新的面庞就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在柔滑的皮肉上用被雨水滋润的肌肤铸币的话。她的头发像乌鸦的翅膀一样黑，修剪得干净利落，斜斜地掠过面颊。

我注视着她，她打断了我的思路，让我心潮起伏。我希望把她放进这篇正在写的小说里，或者任何地方都行，可她坐在那个能看见大街和咖啡馆门口的位置上，显然是在等人。于是我只好继续写作。

小说在自我生长，我必须相当吃力地跟上它的步伐。我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只要抬头或者用转笔刀削铅笔，就看一眼那个姑娘。铅笔花卷曲地落在朗姆酒的杯托上。

我看见了你，美丽的姑娘，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以后还能否见到你，我相信你此刻属于我。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而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于是我又写起来，进入故事的深处，迷失其中。现在不是它自我生长，而是我在写它了。我不再抬头，不再意识到时间流逝，不再想我身在何处，也不再点圣詹姆斯朗姆酒。



天文台大街 (*Boulevard de l'Observatoire*)

我一点都不想圣詹姆斯朗姆酒了，我已经厌倦它了。再后来，这篇小说写完了，我感到身心俱疲。读完最后一段，我抬头寻找刚才的姑娘，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走的，我这么想着，感到悲伤。

我合上笔记本，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然后向侍者要了一打他们店里卖的葡萄牙生蚝和半瓶干白葡萄酒。写完一篇小说后，我总是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既难过又快活，就像刚做完爱一样。我相信这篇小说写得很好，但有多好得等第二天重读之后才能判断。

我吃着带有强烈大海气息的生蚝，若有若无的金属味被冰镇的白葡萄酒冲走，只剩下大海的气息和蚝肉多汁的口感。我就着清新的白葡萄酒，喝下每个生蚝壳中冰凉的汁液。我不再有被掏空的感觉，开始高兴起来，并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

既然坏天气已经来临，我们大可以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去一个下雪但不下雨的地方。在那样的海拔高度，雪会穿过松林落下来，覆盖住道路和高坡。我们夜里步行回家，就能听到脚下的积雪咯吱作响。在瑞士雷萨凡山（Les Avants）脚下，有一座木屋旅馆，食宿都不错，我们可以带上书，住在那里。晚上打开窗子，一起钻进温暖的被窝，看着明亮的星光。那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坐火车三等车厢不贵，食宿费用也不比我们在巴黎花得多。

我要把旅馆里用来写那个房间退掉，这样就只需付勒穆瓦纳主教街 74 号的房租了，那点钱微不足道。我为多伦多的报纸写了一些报道，稿费支票该到了。那种报道，我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中都能写，所以我们有钱做这次旅行。

也许离开巴黎我就能写写巴黎了，就像我在巴黎可以写密歇根一样。我当时不知道写巴黎还为时尚早，因为我对巴黎还不够了解。但是我最终就是这么写出巴黎的。总之，只要我妻子也想去，我们就去，于是我吃完生蚝，喝尽葡萄酒，付清我在咖啡馆里的挂账，抄了一条最近的路，冒雨赶回圣热纳维埃弗山山顶的公寓。现在，这雨只不过是当地的天气，不是影响生活的东西了。

“我想那肯定棒极了，塔迪^①。”我妻子说。她有一张线条柔和的脸，每当做决定时，眼睛都会一亮，露出笑容，就仿佛那些决定是丰厚的礼物。“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你想什么时候动身都行。”

“啊，我想马上走，难道你还不知道？”

“等我们回来，也许天气就好了。阳光灿烂的冷天，也是好天气。”

“我相信到时天气会好的，”妻子说，“可你会想到出去旅行，不也很好嘛！”

① 塔迪：海明威给自己起的绰号。

斯泰因小姐的教诲 |

等我们回到巴黎，天气寒冷而晴好。城市已经适应了冬天。我们街对面出售柴、煤的地方能买到上好的木柴，许多不错的咖啡馆门外也生着火盆，可以坐在那里取暖。我们自己的公寓同样温暖而令人愉快。

我们在柴火上烧煤灰压制的蛋状煤球。大街上冬日的天光格外漂亮。如今，你早已习惯了光秃秃的树木映衬下的天空，你迎着干爽的冷风，沿着被雨水冲刷一新的砾石路，穿过卢森堡公园（Jardin du Luxembourg）。当你看惯了那些掉光叶子的树木，就会觉得它们宛如雕塑。冬天的风吹过池塘的水面，在明亮的阳光下喷泉喷涌。因为我们刚从山里回来，现在所有的远景，看起来都变得很近。

由于海拔高度的变化，我对那些小山的坡度不再介意，反而心情愉快。爬上旅馆顶楼的工作室，从那里俯瞰这片山



卢森堡公园 (*Jardin du Luxembourg*)

坡上所有的屋顶和烟囱也成了一件赏心乐事。房间里，壁炉通风良好，写作时温暖而舒适。我买了柑橘和烤板栗，装在纸袋里带回房间。我剥开像丹吉尔红橘一样的小柑橘，把橘皮扔到炉火里，把籽儿也吐到里面。饿的话就吃烤板栗。我老是觉得饿，可能是因为走了路，天气冷，而我又在写作吧。我从山里带回来一瓶樱桃酒，快要写完一篇小说或者快要结束一天的工作时就喝上一杯。工作结束后，我把笔记本或稿纸收到桌子的抽屉里，把剩下的柑橘放进衣服的口袋里，因为如果留在房间里，它们就会冻住。

我走下长长的楼梯，想着自己这天写得很顺利，心里就高兴起来。我总会写到完成当天的定量，并且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推进时才停笔。这样就能保证第二天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有时候，当我刚开始写一篇小说却不知道如何推进时，我就坐在炉火前，挤着柑橘皮，看橘皮的汁液滴在炉火旁边，蹿起一股蓝色的小火苗，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我会站在窗前，一边望着巴黎千家万户的屋顶一边想：“别着急，你之前一直在写，现在也照样能写。只要写出一个真实的句子，写出一个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然后从那里写下去。”这时写作就变容易了，因为总有一句我知道的、读过的或者听说过的真实的句子。我发现一旦我开始写得深思熟虑，像人